

係養浩堂詩集評語何黃沈葦談自戊寅  
劉辛巳者

嘯雲樓雜集

庚子八月  
十三日  
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E100



養浩堂詩清國人評批鈔

沈文煥字梅史浙江省紹興餘姚縣人  
出使隨員正五品直隸知州

沈梅史曰弟陋劣寡學何敢輕改先生詩當代  
呈何張二公使評閱佳處弟亦必附管見不至為  
一辭莫辨其之遊夏也

古詩長者須有精神方能不散否則淺薄矣觀  
閣下大稿氣旺力足當能辨此也  
他人競作新聲如玻璃器具必不耐久閣下詩金相  
玉質可為傳世之寶弟之推重以此非虛譽也此詩

當速將圈出者抄一編付梓。

閣下洗去宋元明清而肆力於古則日本近代第一詩家他人之才力賦於天者或有限若公則其量可至大家也自今以後勿觀唐以後而上漢魏以僕視之閣下詩廣大精警而有氣魄誠是詩之正宗何公黃公度皆同有此評。

詩經選後耳目可以一新如交竹剪花畢後視之饒有畫意不復見前之蕪穢也。

如集名以齋館名集亦可以事名集亦可古人皆有之詩集以編年為最善。

集中長短諸體編列亦可譬如交游不論官爵未佳士可也如釣叟呂尚親王周公囚俘膠鬲皆可聚於一堂篇數亦不必定但取佳者多亦可少亦可詩三百篇古人亦偶然耳非有取義也後人擬之作唐詩三百首則陋矣。

○○最佳○○次之○○次之○○皆有佳處無之者平  
受刪者可去僕意在使千載後高手見公詩而歛  
服不在取悅時好也刪者可別抄作一編以示講時調  
者。

詩在人之胸次如袁子才胸中無大學問小巧而

已其詩亦小。此事須有性情學問。如杜工部輩。具名  
臣。年既仁人志趣。其詩自異。今世詩人。但以詩未  
詩。便失之矣。

今閱尊稿。如聞韶樂。閣下詩已成。但此後勿看唐以  
後詩。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宋元詩。最易學  
。譬如小人易狎。不可不戒也。

貴邦懷風藻。內有氣息深厚者。又有一人一首之  
選。其詩多佳者。今人亦不知。若德川以來。僕取  
公詩。最敬重之。向者僕有詩曰。詩筆夙推宮栗  
香。文章獨數賴山陽。杖屨從古稱靈秀。來駐

輶軒觀國光

大稿已屬紫詮。王公速評。前日紫詮有書云。栗香  
詩集約略。閱過。內中極有警句。未經人道。此君於詩  
道已折肱矣。恐弟淺材薄植。不足副其明問也云。  
昨夕作養浩堂詩集序。此序方是栗香詩序。不可  
移之他人。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省

出使參贊官五品銜郎選知縣

黃遵憲曰。日來患痔。不便攜几。大著是以閣置。未閱。日來稍愈。捧讀數過。如陳琳能愈頭風。大暑中。更加服清涼散也。竊謂少加刪訂。亦可出而壽世。僕於此道。未窺門戶。本屬茫然。辱愛之故。謬加評點。乞恕。何公使評。並以寄閱。近日頗忙。若欲索序。徐可乎。敬告。

大著第二第三已閱了。二卷不及三卷之佳。然少年能為此。可謂才人。

誦讀數過尤所心賞者眉繫以○○次○○次。持論  
稍刻特愛故也。

足下七古似稍遜一籌揣足下未及多讀耳如子才  
力何患不成家僕當罄所知以告僕亦暗中摸索  
者未敢為是也。

此刻學古詩多讀李杜蘇三家讀杜詩最妙喜學  
某家則多讀某家至於歷代書籍多讀則氣味自  
古才力自富與詩若相關若不相關。

初卷多僕未見者而各公之評既盡態極妍故不  
多贅然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詩醒亦以中年以後

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庫目論陸放公相譏其  
作詩太多故傷它濫通人當知其意無待僕喋  
也。

四五兩卷僕欲將高量之評盡刪去蓋平日就高當  
舉所知以求裨益至於刻集不必下貶語各有一  
理也。

紀曉嵐校蘇集每卷既畢繫以總評似亦可學  
僕亦仿之繫評語於篇末。

著作敝邦人十七八皆生前刊行問世此事決不  
足疑我亦欲刊迨作。

頃見大著清稿在公使處者曰某刪定某評批  
記載在卷首此是俗例若傳之吾土便為識者所  
鄙笑雖有名篇不再屬目急宜刪之敵土著書只  
有作者名字無此體格後人論定古人之集則有  
之於每詩評語中繫以某曰已足矣何必再標此  
數行乎敵土刻集皆無闕點無評語然此二事  
沿日本通例尚無不可

君之詩實勝於僕論詩則似不如我也僕作詩少  
故不如君然君作詩多亦不如僕處

魏叔子與其兄論詩文其兄曰必篇刪其章則

其句句刪其字乃為簡鍊叔子笑曰不如刪題為  
愈也僕刪足下詩紫詮笑謂余曰如子言則天下  
可刪之詩多雖不作可也僕應之曰若可刪自然不  
作可也紫詮天賞絕人下筆如流水然論詩文之  
奧妙不如梅史也

卷中梅史之評多佳者梅史詩學頗深言有理

何如璋字子我廣東省潮州大埔縣人  
欽差大臣二品翰林院侍讀

何子山我曰僕素不工文勉強為之恐類佛頭着  
畫奈何瀕行時當序一篇以誌別尊作必傳無  
疑得名附其間固大願也

尊著頌於公度讀之其三卷中古體佳處有逼  
古人音節亦鏗鏘可誦必傳無疑多費刻莫不  
妨將來稱東海詩家當以君工而且富為第一  
既美且富唐賢諸賢不得專名於前矣第須  
選巧工刻之刻工則此間佳不可省費清稿時又



宜請善楷書。滕正為妙。貴國善小楷者不知為誰。君自書詩稿。若以之付刻。極佳。第恐不耐此煩。館中王琴仙小楷頗流麗。近見其寫本。君可索一觀之。

詩集以編身為大方。每有詩之後。即列每人之評字。如詩之大小。或不方雅。若詩上頂。批則篇幅稍省。亦無不可。請酌。僕為一序。全篇之大旨。綜合在中。故每篇不必別為評語。

刻工則此間佳。第徽邦亦有佳者。嶺南近日刻

書。分畫而刻之。較速而不必極工也。

頃接惠書。并大著。當留案頭。一披讀。前三冊已朗吟數過。其尤得意者。以硃筆圈出。鄙見兩未敢以為允當也。諸大才自酌之。序文客日。繳呈。不免佛頭著糞之語耳。卷首列鄙人諸名。誠如公度言。殊不大佳。所聞下聞言。即削去。真可謂於勇於從善。欽佩之至。

大著四五兩卷。詩境愈老。格律益高。自是必傳之作。俟一二句讀畢。奉繳。

大集兩卷。閱畢。奉繳。拙序殊不佳。勉強應命。

請藏之以誌一時交契可也他日刻大集宜別未  
大才人序之  
古人云精選第必得深知此道始能去就得當  
若僕者直門外漢不過以已意為之恐不得當  
閣下係作者甘苦必自知請仍以尊意裁酌此千  
秋之事業不可草率了之也然文章之流傳原  
不在多考之史漢所列藝文傳一人或數篇或  
十數篇而止而文之至者精神自不磨滅也  
尊集刻就寄我教部他日僕歸由閣下知交  
使館轉寄必可收到

真日大集已刻就刻工甚精即楷字亦殊不俗  
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為千古不朽之盛事  
矣



